

黑色皮革手冊

[日] 松本清张 著 邱振瑞 译

黒革の手帖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皮革手册 / (日) 松本清张著 ; 邱振瑞译.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96-2376-1

I. ①黑… II. ①松… ②邱…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4045 号

KUROKAWA NO TECHO by Seicho Matumoto

Copyright © 1980 Yoichi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 © 2018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独步文化授权使用,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图字: 09-2017-851 号

黑色皮革手册

作 者 / [日] 松本清张

译 者 / 邱振瑞

责任编辑 / 徐曙蕾

特邀编辑 / 叶启秀 黄迪音

封面装帧 / 刘倩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mm × 1270mm 1/32

字 数 / 328 千字

印 张 / 15

ISBN 978-7-5496-2376-1

定 价 / 68.0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烛台俱乐部”位于从银座的林荫大道往土桥附近的小巷里，这一带的店家大都是酒吧间，烛台俱乐部便是其中一间。这栋建筑物里，五层楼几乎全被俱乐部或酒吧占满。

妈妈桑岩井骛子身材高大，完全称不上是美女，不过她直率的性格倒颇给人好感。她约摸三十四五岁，鼻尖有点往上翘，反应非常机灵。虽说她经营酒吧已经十年，但要在竞争激烈的银座存活下来需要卓越的经营手腕。目前，她旗下的小姐大概有三十名，半数以上都已换上新人，足见酒吧业竞争的激烈程度。

十一月的某个晚上，三个画家朋友结伴来到烛台俱乐部。

有个脸蛋娇小、身材纤细、穿着碎花和服的小姐，坐在他们对面的桌台陪酒。从外表看去，那个小姐顶多三十三岁。

“那个小姐是新来的吧？”

“嗯，她叫作春江。”千鹤子配合着A画家的眼神说道，“才来了半个月。”

A画家从袅袅的香烟雾气中若无其事地观察着，他注意到那个

叫春江的小姐动作有些矜持。尽管先前她也跟着店里的小姐陪酒客打情骂俏，但总是僵直着上半身，脸上的微笑也是硬挤出来的。

由于画家所坐的桌前刚好是店内的通道，能清楚看见春江来回走动时尚不熟练的身影与步态。看一眼就让人觉得，她是初入这个行业，完全不曾在酒吧工作过。因为她经过客人的面前时总是低着头。

在通道昏暗灯光的映照下，从侧脸看去，她的额头有点大，眼睛很小，脸颊瘦削，留有阴影。由于她身材娇小，姿势端正，穿上碎花和服搭配得很好，但腰带上方的胸部却显得有些平坦。她坐下后，经旁边台灯的照映，脸上的阴影消失了，宽阔的额头和凸出的颧骨泛着亮光。不过，无论怎么看她都不是有魅力的女人。

或许客人也跟她不太熟，因此没多注意春江，只顾着跟其他的小姐说笑。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她跟其他小姐年龄有差距，而且不熟悉这里的环境。

可是，她非常认真地观察客人和年轻小姐间互动的情况。就是因为她这个举动，引起了A画家的注意。

妈妈桑叻子正四处与客人打招呼寒暄，来到这桌时她高大的身躯坐在A画家身旁。

“听说那个叫春江的小姐是你的朋友？”A画家趁说话的空当问道。

“是啊。”睁大眼的叻子对着春江轻轻点头。

“是老朋友？”

“不，不是。”叻子摇摇头，说道，“她是货真价实的新手。”

“果真如此。”

“你一眼就看出来了么？”

“当然看得出来。那么，她是你的儿时同伴？”

A画家的视线始终盯着春江。春江果真没加入客人们的谈笑，只是在旁微笑着。

“也不是。她是我高中同学。”叻子生怕旁边的小姐听到似的小声说道。

“噢，这样子啊，你们现在还有联络？”

“倒也没有时常联络。两个月前，她突然来找我，拜托我让她在这里工作。”

“这么说……她是寡妇吗？”A画家的脑中旋即浮现出死了丈夫、手抱幼儿的女人来。

“才不是呢。她还是单身。”

“噢。”

三十几岁还单身，现在还想在酒吧上班，莫非是被男人抛弃了？A画家又悄悄地看着春江的脸庞。

“其实，她白天在一家正派的公司上班呢。她已经在那里干了十五年了。她一毕业就进那家公司了。”

A画家又猜错了。

“咦，她在那里工作那么久，现在却不得不在晚上兼差，难不成是……我知道了，大概是为了照顾小情人吧？”

A画家这么一说，一旁喝酒的同伴和坐台的小姐也跟着笑了。

“好像也不是这样。”

“嗯？”

“其实，春江是想做这一行，才来这里实习。”

“噢，原来是这样子啊。”

老板娘这么一说，就与A画家观察到的状况相吻合了——过度拘谨的动作和认真观察坐台小姐应对客人的模样，一看就是没有坐台陪酒经验的女人为了开设酒吧而前来“实习”。A画家又不由得看着春江。

“这么说，她要辞掉干了十五年的工作？”

“当然要辞。就算她再干几十年也无法升迁。”

“说得也是。跟男人比起来，女人在职场上的确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了，她目前在哪儿上班？”

“这个我不能说。毕竟她还没辞掉工作。总之，她在正派的公司上班就是。”

“噢。不过，从正派的公司跳槽到酒吧业倒是少见。看来她有金主在支持。”

“不，没有什么金主。她说要靠自己的力量开店。”

“地点呢？”

A画家心想，想必是在都市新开发的区域吧，可是妈妈桑却回答：“就在银座。”他着实大感意外。

“那要好大一笔资金呢。若真的没金主在背后撑腰，她可存了不少钱哪，或者是从有钱的伯父那里接收了大笔遗产之类的？”

“这个我不大清楚。话说回来，开店也要看规模。若是在大楼里租个小地方，弄个吧台式的小酒吧，也能坐个二十人左右。不请酒保也不雇小姐坐台，无需多少资金就可开成。”

“难不成她这个外行人要亲自调酒，招呼上门的客人吗？”

“如果只是间小酒吧，客人点的饮料大都不会太难，就算是外行人也能有模有样地调酒上桌。先前在我店里待过的两三个小姐，离开后就是开那种小酒吧。”

一个体格高大壮硕、年约五十出头的男人领头，一伙三个人走了进来。经理看到客人上门，旋即为他们安排座位。这家酒吧经常是高朋满座。这几个刚进门的客人坐在画家的斜对面，刚好在春江的隔壁桌。先到的客人被挤到角落去了。

妈妈桑叻子见贵宾到来，赶紧站了起来，走到那个头发半白、略显肥胖的绅士面前，笑容可掬地向他打招呼。四五名原本在其他桌陪酒的小姐，在经理的示意下也默契良好地簇拥到那一桌前，“老师¹、老师”地娇喊个不停。

也被称为老师的A画家，低声问身旁的千鹤子对方是谁。

“他姓榊林，是一家妇产科医院的院长。”千鹤子低着头告诉A画家。

“我以前没见过他。他是最近来这里捧场的吗？”

“大概是这三个月来得比较勤。”

他的脸色红润，摘下眼镜后，一边用手巾擦着鼻翼，一边吩咐经理给他一杯水，并告诉其他的小姐要喝什么就喝什么。

“他好像是个不错的客人。”

“是啊，他出手很阔绰。”

难怪妈妈桑马上起身向他招呼致意。

“医生终究是高人一等啊。”

1 在日本，人们都称呼医生、律师、政治家、画家等为老师。

这句话既是讽刺也是斥骂对方。

“我们走吧。”

十点多了。几个画家准备就此回去。

千鹤子和敏枝来到电梯口送客，穿着碎花和服的春江就站在她们身后。或许是因为刚才提到她，妈妈桑才指示她来送客。

A画家无法默不吭声，往后走了两三步，一边笑着，一边问道：“我刚才听妈妈桑提起你的事。”

“我叫春江，以后请多指教。”

她极力露出亲切的笑容，恭敬地欠身哈腰。由于距离很近，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可以清楚看出她并不漂亮。

她欠身致意的姿势也显得僵硬。妈妈桑说，她白天在规矩甚严的公司上班，乍看之下，她仿佛是政府机关或钢铁公司的女职员。

约摸过了一个月。

A画家有事外出，上午造访住在千叶县富津的版画家朋友。他们一起共进午餐，聊了大约一个小时。A画家要回去时，朋友说他刚好要到千叶市的银行办事，便开自己的车送他到千叶车站。

由于路上交通堵塞，驶入千叶市区时已经两点四十五分了。

“这下子糟了。我若送你到车站，到时候银行就关门了。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先跟我到银行去？”

他是个版画家，很早就名气响亮，作品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跟那些不被银行理睬的普通画家不同。

“没关系，反正我不急着回去。”

版画家把车子停在银行旁边的停车场。三层楼白色建筑物的正面，雕刻着“东林银行千叶分行”的字样。

从正门走进去，隔着宽敞的顾客等候区，旁边就是长排的柜台，约有二十名的职员正在办公。墙上的大时钟指着两点五十分。许多客户坐在柜台前或有鲜花摆饰的大厅里，赶在关门前进来的客户也不在少数。版画家去柜台办事的空当，A画家则坐在椅子上，半打发时间似的打量着这家银行。

这家银行跟其他银行一样，分行经理坐在后方尽头的大桌前，以便清楚看到顾客动态，而在经理斜前方的应该就是副经理的座位吧。负责现金收纳的柜台窗口，清一色是年轻的女职员。这些女职员穿着米色的套装制服，衣襟和袖口是胭脂色，腰间系着黑色的细腰带。她们的动作文静而利落，惯性的工作节奏令人目不暇接。

当A画家把目光投向柜台稍后方的桌子时，他不由得睁大了眼。因为一个侧面向着这边的女职员，跟一个月前他在烛台俱乐部看到的春江长得十分相似。

那个女职员时而填写数据，时而盖章，画家惊讶地连看了好几眼，无论从其侧面的轮廓还是姿势来看，都酷似坐台陪酒的春江。倘若把她身上的米色制服，换成是在藏青色布料上染着白黄红等色的碎花模样和服，就像是春江坐在那里了。

A画家从大厅凝视着她。从宽广的额头、凸出的脸颊和瘦削的肩膀的动作来看，她应该就是烛台的那个小姐。她看起来比在酒吧里看到时年纪大些，这大概是白天在银行上班和晚上在酒吧工作的差别吧。

她始终朝向前方专心工作着，完全没有察觉A画家的存在。他愣怔地看着，这时候，他突然想起妈妈桑叻子说过“春江白天在正派的公司上班”，那是指银行的工作吗？

话说回来，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在银座的酒吧当陪酒小姐，可说是兼顾两边。银行的同事大概不知道她晚上在酒吧陪酒的事吧。而且“春江”只是在烛台使用的花名，绝不是本名。话虽如此，她到酒吧陪酒并不是兼职性质，而是准备在近期开店。她从一个半月前开始到烛台实习，或许会待到被银行同事发现为止。一旦自行开店，她就无法两者兼顾了，或许是因为她才打算辞去银行的工作。

版画家从柜台折回来了。A悄悄地用眼神示意那个酷似春江的女职员。

“那个女职员怎么了？”两人来到停车场，上车以后版画家问道。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她在这间银行待很久了吗？”

“你是说原口小姐啊。嗯，是待蛮久了，大概十五六年了，是个资深的职员。她负责存款的业务，客户好像都很信赖她。她资历深又可信赖，做事认真有效率。每家银行分行都有一两个这样干练的女职员。原口小姐怎么了？”

“没事，我只是觉得面熟，随口问问而已。她叫原口什么来着？”

“我记得她叫原口元子。”

“春江”果真是她在烛台所使用的花名。

“原口小姐结婚了吗？”

“不，她还没结婚。大概是因为工作太投入，错过了适婚期吧。噢，你好像很在意她的事？”

“是有点在意……你不要告诉她我问过这档事。”

“你放心啦。”

版画家直盯着A画家的表情。

半个月后，版画家从富津打电话给A画家。

讲完要事以后他说：“对了，我今天去千叶的东林银行办事，之前你问我的那个原口元子，听说两个星期前辞职了。”

“噢，真的吗？”A有点语带惊讶地问道。

“怎么，你之前就认识原口元子了吗？”版画家责问道。

“不，我不认识她。那时候，我是因为好像在哪里见过她，才随口问你。”

他猜想得没错，原口元子迟早都得辞掉银行的工作。白天和晚上的工作终究无法兼顾。

银行方面到底是否知道她要开酒吧的事？他对此兴致盎然，于是试探性地问道：“她在银行待了那么久，辞去工作是为了结婚吗？”

“我也是只在银行见过她。我向柜台的年轻小姐问了跟你同样的问题，但对方也说不清楚。原口元子毕竟是她们的前辈，她们却回答不清楚她是否因为结婚的关系而辞职，这很奇怪吧。”

元子离职是为了经营酒吧，银行方面大概不希望这件事成为巷议街谈的话题，所以柜台的女职员才回答说不知情。银行业真是毫不通融的行业。

“由于负责我的存款作业的男职员在，所以我就直接问他了。”

“这样子啊。”

“他也回答说，原口辞去工作或许是要准备结婚，但当事人没公开表明，所以实际情形如何不甚清楚。离职申请书上只写了

她是因为家庭因素才辞职的。”

其实，A真想一语道出，原口离职是为了在银座开酒吧，但版画家话在兴头上，他便按下不说。

“总之，原口元子的辞职好像有什么隐情，而且不是什么光荣的事。看得出银行方面在刻意隐瞒什么，否则柜台的女职员和男职员们不可能面带难色支吾其词。这只是我的推测，或许原口元子是被银行解雇的也说不定。”

“被银行解雇？”

难道是因为银行高层知道原口元子为了开酒吧，在烛台俱乐部化名春江当陪酒女郎而硬逼她辞职的吗？

果真这样的话，就算是纪律严格的银行，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难道在酒吧兼职陪酒也算污辱银行的颜面吗？

事实上，或许原口元子原本就打算辞掉工作，到烛台锻炼技艺，因此已做好离职的准备，因为觉得在开店之前还待在银行未免太不干脆。但女人总是精打细算，或许她打算撑到最后也要在银行再赚点薪水。

话说回来，因为到酒吧兼差陪酒就被劝退，有点小题大做。这绝不是对待资深女职员的做法。

难道连工会也默认原口元子因为在酒吧陪酒是违反银行职员的规定，而被开除的事实吗？

“你又关心起那个女职员的事来了？”版画家半调侃似的说道。

“我倒没这个意思。”

如果A向版画家表明，原口元子在当陪酒小姐，他肯定会感到惊讶，但最后他还是没说出口。他决定稍作观察再作打算。

“你要是对她的事那么感兴趣，等我下次跟银行职员问出她辞职的原因，一定会告诉你。”版画家笑着说道。

“也好，如果刚好有机会的话。”

A故意若无其事地答道，因为他担心版画家过度揣测。

二

约摸过了十天。

A参加美术出版社晚间的聚会，回程时在银座闲逛。大约九点，他来到林荫大道，正想朝离这里很近的烛台俱乐部走去。

若去烛台俱乐部，便可见到化名春江的原口元子。或许可以打听她被银行辞退的原因，这比听各种道听途说来得直接，而且确实。反正她已经离开银行，大可不必在意上司的想法畅所欲言了吧。

可是，A犹豫了。即使叫来春江，她也不见得愿意说出原委，也可能什么都不说，况且旁边又有酒吧同事在场。

不知往何处去的画家顿时停下脚步。九点一过，这一带人潮很多。他无所事事地看着商店灯光明亮的橱窗。在街道的暗处，有个醉客被穿着艳丽的女人送到路旁。这条路上酒吧林立。路边摊不时飘出章鱼烧的味道。

在那角落有间咖啡厅，临街的两面都是玻璃窗，从外面可以清楚看见亮晃晃的店里的动静。坐在桌前的男女客人宛如在新剧¹的舞台上。

A曾听一个对银座知之甚详的朋友说，这家咖啡厅成了拉拢酒吧公关小姐的交涉场所。眼下，他就站在外面观看“舞台”上的人物。果真有许多穿着华丽和服的小姐的身影，坐在她们面前的中年女子大概就是酒吧妈妈桑吧。

看着看着，A突然盯住一个穿碎花和服的女人，同时停下脚步。

那个穿碎花和服的女人跟三个男人对视而坐。他们的脸凑得很近，好像在进行什么密谈。从侧脸的特征看去，那女人就是春江。她自始至终都听着那三个男人的轮番谈话。

那三个男人看似正值中年，一个头发半白、脸相端正；一个方形大脸、体形矮胖；另一个则是三十五六岁左右，在他们之间年纪最轻，有点尖下巴。

倘若他们是要挖角春江，那个头发半白、年约五十出头的绅士大概就是酒吧的老板，那个方形大脸的则是经理，而那个下巴微尖的年轻人或许就是居中穿线的掮客。

由于不能老站在同一个地方，于是A画家绕到另一边去。

他突然想起，前一次去烛台的时候，春江跟妈妈桑骰子道歉，然后表情严肃地走了出去。那时候，刚好榎林妇产科医院的院长带着同为医生的同伴前来喝酒……

1 受欧洲近代演剧影响的日本演剧。

当时目送春江离去的妈妈桑表情不悦地对他说，最近春江每隔两天就在上班时外出，一个小时还不见回来。那时他曾随口问，春江该不会是去见她的幕后金主吧。

倒也不是。她确实是跟谁有约，但每次她都是表情严肃地走出去，仿佛去见敌人似的。看起来好像有什么隐情——妈妈桑这句话，至今仍在他的耳中萦绕。

A又折回去了。他想再次站在玻璃窗前窥探他们的动静。他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

灯光明亮的咖啡厅里，在烛台化名春江的原口元子和那三名男子仍旧坐在刚刚的位置。由于窗外的街道比店内暗，因此他们看不到这名窥探者。

这次，换元子说话了。但声音似乎比先前压得更低了，只看得见她的脸部和身影。那三名年龄各异的中年男子神情专注地听着元子说话：一个托着下巴，一个低垂着头，一个焦躁地抽着烟。

四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看起来不像是为物色公关小姐在磋商。而且那三人也没有从事酒吧业那种八面玲珑的气质，反倒像是在紧急会商什么事。

A认为原口元子开店在即，大概在商谈进驻交房、装潢事宜，或商量采购洋酒的事吧。每当元子一说话，他们三人便不知所措，仿佛受到刁难的商人似的。

他们三人表情困惑，而且非常紧张，好像被逼得走投无路，毫无转圜的余地，三双充血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元子。反倒是元子看起来充满自信。